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兄兄　兄子熾　熾弟晟　從孫紹遠　紹遠子覽

長孫肥

長孫嵩

獻帝以次兄為拓拔氏孝文改長孫氏新唐書又作拔拔氏又云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長孫氏不知何據

代人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馬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秦王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謀難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實君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於烏渥烏渥稱渥逆父

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道武於三漢亭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歴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號八公晉將劉裕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

北史失利下有詔假裕道四字此掩敗之辭削去之

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皐南濟晉諸屯戍皆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

臨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則大衆不能及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後聞

勃勃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南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車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後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頹孫敦傳封不絶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儉本名慶明父椷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

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奔東魏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

冒難赴之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民和時西夏州仍未内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

周書載儉謂僚屬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我愆非璨罪

遂於聽事前引己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民又恐儉秩滿或代詣闕乞留朝廷嘉而許之在州歴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

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
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
實須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
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宣帝以岳陽王內附初遣使入朝
至荆州儉與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
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
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别齋因叙梁

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後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孝元嗣位江陵外敦隣睦内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

周書載儉言曰今江陵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載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且兼弱攻昧武之常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

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備尋令柱國於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

周書載周文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言知者見未萌何其妙也

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周孝閔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

清白勳績隆重下詔褒美兼賜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無惰容其謹慤若此因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歛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賻遺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陵側賜宅制度宏麗非諸子所應居請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鄖國公謚曰文

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鄖國公儉臨終請以所賜宅還官更還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次子隆隆弟平最知名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

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為少司冦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欵洽及為丞相思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懐貳遣平代之為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壹石已下貧富為差儲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隋書載平疏曰臣聞國以民為命民以食為本古者

南北史合注

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經國之道義資遠筭請敕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　隋書食貨志曰凡百姓收獲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麥於當社造倉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弗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饑饉即以此穀賑給

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帝怒將斬之

平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踰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後有虧聖德帝因赦紹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帝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帝盡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歷汴許貝三州刺史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

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免官俄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帝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為勃海郡主薄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忠厚廉謙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

不加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柔然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黒兩漠閒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徳寇河南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歴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亷約身為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比之晏嬰第

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
昔霍去病言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强寇遊魂漠北吾
豈可安生華美乃切責子弟毀其宅所在著績每建大
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
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
為榮孫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
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
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拾

寅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覲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以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雨久更須持重

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既總强兵久不决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稚為大都督北討尋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酈道元為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沲稚未欲戰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赴援賊至遂大敗稚與琛

並除名壽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雖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稚為行臺討之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

連結以應寶寅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表言
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護均贍以理今四境
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亡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
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
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便是移冀定二州置
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違嚴旨先討闗賊徑
解河東者非閑長安而急蒲坂一陷没失鹽池三軍口
命濟贍理絶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

而加典護非為物競利恐由利亂俗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顧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雍州平除雖州刺史孝莊初封馮翊王後降為郡公節閔立累官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爾朱使稚先入洛啓節閔以誅世隆兄弟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

惲初稚生母亡為洪超母撫養故也許之孝武入關稚時鎮虎牢隨赴長安位太師録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甍贈假黄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雝州刺史謚文宣稚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氏前夫女配興恩以報之羅氏長稚十餘歲酷妬稚雅相敬愛無姬妾其童侍在稚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彦子裕羅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彦本

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

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呌俄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
裕子兕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鄠縣侯周天和初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隋文作相擢丞相府功

曹參軍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

隋書曰熾為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偽總

管荊山公元振

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授內史舍

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改

封饒陽縣子大業中累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

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

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

弟晟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季晟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千金公主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充使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玃遂一發雙貫

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共南冦文帝新立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

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知玷厥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

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

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
詔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虜帥
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
纔入便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與阿波兵勢本敵今
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
此罪爾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
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
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

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勢益强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為帝女帝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賜公主姓楊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

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示百姓帝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帝

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圖隋遣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

愚按公主以周女圖報隋奈何以所私二字加之必晟誣辭

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

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迎等付晟使還帝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與玷厥有隙故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

兵少力弱易於撫馴可使敵雍閭以捍邊帝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故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於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

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大隋天子豈禮一降人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

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
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
日流星墜其營内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
遣奏知尋以染干為意彌豆啓民可汗賜射武安殿選
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
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發皆入鹿啓
民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帝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
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

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卒持節復送義城公主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閒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

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行域外與雷霆比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

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一年軍次北河逢虜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虜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暴崩匿喪未發

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
左領軍將軍遇漢王諒起兵敕以本官刺史相州發山
東兵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本在諒所帝曰
册府元龜載帝言曰相州本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搖
擾倘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不可
公體國深終不以兒害義勿辭也馳遣赴相州諒破追
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
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

旨述帝意染干聽之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
十酋長咸萃焉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除之示諸
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
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
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
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得効筋力豈
敢有辭特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自芟草其貴人
及諸部落爭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其牙又東達於薊

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嗣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起兵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紹

遠字師少名仁寛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稚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稚管記王碩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稚求驗稚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乃歎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魏孝武西遷紹遠隨稚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由中書令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

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
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恒恨之嘗
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
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来宅秦雍雖祖
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
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方當降物
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此非朕菲德可當乃公達鑒所致
耳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

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疏陳雅樂詔行之紹遠所奏
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
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
調之音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
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懸
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
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
之道今懸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

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按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以下七鍾皆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按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究而成章雖引呂氏小文不覺失周公大禮且今懸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

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懸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理無乃不可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

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
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
易是君無定體而鄉用林鍾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
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實
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
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
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乎濁
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

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遂定以八為數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為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黄鍾之正宫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按周禮奏黄鍾歌大吕此則先聖

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懸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虖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欲廢八懸七然則天子懸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遠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懸八𥳑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別奏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

令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義無寢默必輿疾固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懸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懸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著帝接統主精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

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覽字休

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色畧涉書記尤曉鍾律周

明帝時為大都督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為師表使事魯

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

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

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

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

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

上柱國大司徒隋文帝為丞相歷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帝曰朕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

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
王秀納覽女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澄字士
亮年十四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十四從父
稚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
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累
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公宴從容曰孝經一
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閤周文

深歎澄合機而遣其次答者周孝閔踐祚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為王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令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為上追惜如此

隋書曰澄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好觀人酣興恐坐客請歸別進異饌留之

子嶸嗣旐弟禮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曾

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
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昭成時年十五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
少言道武在獨孤及賀蘭部內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
信伏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
中山以功
魏書曰道武次晉陽燕并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遁
肥追至酒泉獲其妻子慕容寶奔和龍肥追至范陽

不及俘千餘人慕容賀驎據中山肥率七千騎襲之入其郛而還賀驎以步騎四千追肥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

賜爵琅邪公還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為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為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擒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轘於市夷其族

除肥兖州刺史姚平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

魏書曰車駕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

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

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翰

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獵郎明元在外翰與元
磨渾等潛謀奉迎及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
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
王柔然大檀入寇雲中帝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
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
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太武為流涕親
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謚曰威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

歷事累世邈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有公輔之望王臣之節而處朝廷日少在方岳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外內流譽亦有隋椋梢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禄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聲樂特妙熾早稱英俊覽獨擅雄辯不然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

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塞垣絶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保兹世禄不亦宜乎肥結髮内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闞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